

# 万玛才旦小说叙事的时间修辞

——以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为例

康 逸

**内容提要:** 文章从万玛才旦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的叙事时间、叙事跨度、叙事频率、循环叙事等方面分析时间修辞在万玛才旦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以及基于这种时间修辞的叙事风格对主题揭示的作用。

**关键词:** 《嘛呢石,静静地敲》 万玛才旦 时间修辞

2014年3月,万玛才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sup>①</sup>。书中收录了他近年来创作的10个短篇,分别是《嘛呢石,静静地敲》《陌生人》《乌金的牙齿》《第九个男人》《一块红布》《午后》《塔洛》《八只羊》《死亡的颜色》《脑海中的两个人》。小说以平实、幽默的手法,写出了藏民平静、充满烦恼和希望的生活,被喻为最好的西藏生活小说。通观这本小说集,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处处体现着时间修辞的广泛运用:不管小说的主人公是男是女,是少年、青年还是老人;也不管小说的主题是信仰、爱情抑或是其他,万玛才旦在叙事过程中似乎总对不应重视的小事投入过多的热情,进而弱化了情节冲突。这与传统的小说叙事存在着差异,也彰显着万玛才旦独特的写作风格。

## 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等长

“叙事时间是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故事时间是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sup>②</sup>万玛才旦的叙事文本热衷对故事的忠实转述,叙事所用的时间和故事发生的时间几乎等长。以《一块红布》为例,小说讲述的是小学生乌金因迟到不敢进教室,在门口听到老师表扬拉措的一篇描写盲人的作文,随后干脆逃课,用红领巾蒙住自己的眼睛,当

<sup>①</sup> 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以下所引小说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仅随文标注页码,不再另注。

<sup>②</sup>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46页。

了大半天瞎子的故事。

在乌金和羊本在坡地对话这一场景中,小说构成了这样一种叙述状况:故事中的乌金、羊本,包括后来加入的拉措、央措、旦多等人物的语言被完整地叙述出来。他们的动作也大体按照动作进行的实际过程进行描述。先是羊本和乌金对话,内容涉及乌金为何逃课、乌金为何蒙眼睛、羊本和乌金打赌、乌金是否喜欢拉措、红领巾是谁的、羊本喜欢央措、当瞎子的感觉等等;接着是央措、羊本、乌金的对话,内容涉及央措抱怨羊本的羊群和自己的羊群混在了一起、羊本邀请央措一起吃午饭、央措询问乌金为何不去上学、乌金告诉央措羊本喜欢她、三人一起吃午饭、央措让乌金摘下红领巾等等;最后是旦多、央措、羊本、乌金的对话,内容涉及央措邀请旦多一起吃午饭、央措告诉旦多羊本喜欢自己、旦多让羊本亲口对央措表白、羊本遭到旦多的不屑、羊本和旦多发生争执、旦多凭什么娶央措、旦多要和羊本摔跤、央措再次让乌金摘下红布、乌金坚持不摘、羊本发誓一定要娶央措等等。

以上的种种,万玛才旦没有做一丝一毫的详略取舍,而全部在对话中予以展现。这冗长的对话占据了本篇小说的绝大部分,在这一场景中,万玛才旦叙述这个故事所用的叙事时间和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几乎一致,而没有丝毫跳跃,或者是删减。所有的内容,都不过是乌金被红布蒙上眼睛,体验盲人的感觉的那个下午发生的事。

在《午后》一文中,故事时间是一系列事件所经历的时间:少年昂本一觉醒来,扛着梯子去找自己的心上人卓玛,因为卓玛和他约好晚上见面,要告诉昂本她父母对他俩婚事的讨论情况,但是昂本到了卓玛家里才发现现在还是下午,于是昂本又回去睡觉。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一名藏族少年在夏日午后的速写。少年昂本在扛着梯子去见卓玛的路上,遇见了蛇并躲避它、遇见了贾巴并因争执而打架、遇见了寡妇周措并拒绝她的表白、遇见了东巴大叔并被他揶揄。所有这些少年昂本在去卓玛家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作所为本可以一概省略不提,因为从故事一开始,读者的心理期待就是少年昂本与卓玛商量婚事这一情节,但万玛才旦就是要固执地把它一一写在纸上,让读者也随着少年昂本的步伐最终走到卓玛家。在这种线性叙事中,叙事时间和文本时间开始重叠,读者只能感受到故事时间自然流逝的过程和在这个自然过程中完整的事态进展。

#### 叙事跨度缩小带来的叙事停顿

在第一篇小说《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故事本应围绕酒鬼洛桑请求已经死去但还流连人间的刻石老人为自己刻一块嘛呢石,最终将这块嘛呢石以父母和刻石老人的名义捐给活佛而展开,在小说中却花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写洛桑和村民的对峙:洛桑在一次喝醉酒之后听

到了敲嘛呢石的声音,他把这件事告诉村民,村民并不相信他的话。洛桑找来朋友旦增为自己作证,村民依然不置可否。为此洛桑甚至还去寺院找了活佛,希望得到认同。万玛才旦对洛桑执拗地要证明自己真的听见敲嘛呢石的声音和村民不相信洛桑的话之间的矛盾的描述,冲淡了对原本的故事主线的叙述,使本来紧凑的故事显得松散平缓。

在另一篇小说《八只羊》中,甲洛和老外各有各的伤心事。“养够一百只羊是我和阿妈今年的愿望,但是昨天晚上那些狠心的狼就咬死了八只羊。”(第184页)甲洛为着自己的羊群数目不够而伤心难过。老外却因在“9·11事件”中痛失家人而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我的家乡在这个月的十一号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的许多亲人就在那里生活,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第187页)

由于语言不通,甲洛和老外无法交谈,但他们对于伤心事的反应却是一样的哭泣。这其实揭示了人类普遍的精神情感,那就是对痛苦的感知和承受以及对和平世界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情感超越人种、肤色和国界,甚至不需要语言来表达,就能达到沟通和交流。但在这之前,万玛才旦却认真细致地描写了甲洛放羊时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时的胡思乱想、阿妈讲过的那个虫子钻进耳朵的故事、小羊羔向母羊要奶吃、穿皮袍的男人向甲洛询问事情等等细节。按照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万玛才旦对故事中事件的发展采取了特殊处理——扩展了所述之事中的一些事件。本来可以一笔带过甚至是忽略不计的事件,被万玛才旦故意地放大了,细节的庞大带来了故事跨度(时限)的缩小,也造成了叙事速度近乎为零的停顿。

应该说,如果按照既定的思维和模式,将不必要的一些细枝末节去掉,就《嘛呢石,静静地敲》或《八只羊》而言,仍不失为一篇不错的小说。但相对于有些作者习惯于通过对文本的干预或操纵来玩一些文字游戏而言,万玛才旦不会刻意去编织情节,而是让故事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避免了自己的主观意图,而注重对故事的客观呈现。

#### 叙事频率:事件的重复

无可否认,在多数人看来,时间是一个流动的、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概念。但藏民族观念中的时间似乎不是这个样子。在宗教轮回观念的作用下,藏民族的时间观念是这样的:时间永恒,虽无穷无尽,但在流动的时间内部存在着一个周而复始的模式(如一年四季,六道轮回)。时间在不可逆转的变化中重复,又在不可逆转的重复中变化。

这种时间观念被万玛才旦不自觉地通过再现工具(语言)和再现对象(故事事件)再现了出来。这种时间观念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则是对事件的重复。里蒙·凯南在《叙事虚构作品》中谈到:“频率就是一个事件在故事中出现的次数与该事件在本文中叙述(或提及)的次数之

间的关系。由此可见,频率必然涉及重复……”<sup>①</sup>

《陌生人》中,大城市里的陌生男子为找寻《二十一度母(卓玛)赞》中的二十一个卓玛而来到村子。故事讲述了藏族青年“我”帮助陌生男子找寻二十一个卓玛的过程:有小卖部售货员卓玛,次多的妹妹卓玛,抱孩子的卓玛,瘸腿的卓玛……每叙述一次一个卓玛被找到的过程,就是对“寻找二十一个度母”这一事件的再一次重复。

此外,另一位叙事学家热奈特将频率划分为四种类型,分别是单一叙述、复合-单一叙述、重复叙述和综合性叙述,其中单一叙述是“对单一故事时刻的单一话语呈现”;复合-单一叙述是“多次话语呈现,每一次呈现几个故事时刻中的一个”<sup>②</sup>。

在《第九个男人》中,万玛才旦既采用了单一叙述,也采用了复合-单一叙述。雍措把自己和前八个的故事讲给了第九个男人听。这对应的是单一叙述,即事件(雍措每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发生一次,就叙述一次。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可以理解为雍措把自己和其他男人的故事讲给第九个男人听。这对应的是复合-单一叙述,即事件(雍措和男人在一起)发生八次,就叙述八次。

对读者而言,透过《第九个男人》这个文本,我们看到的则是万玛才旦把雍措和九个男人的故事一一叙述了出来。也就是说雍措和男人的故事在《第九个男人》中出现了 9 次,讲述一次雍措和男人的故事与文本中雍措和男人的故事发生一次是一一对应的。这种因对事件重复叙述而造成事件重复的次数就是频率。

### 叙事循环:跌入时间的漩涡

“我们有理由认为,未来性、片段性和断裂性时间修辞,正在被人本主义的、生命本体论的、完整时间长度和永恒循环逻辑的时间理念所代替。”<sup>③</sup>

《陌生人》中,村子里来了一个大城市里来的陌生人,我们不知道他的过去,也不知道他的未来,甚至连他来村子里的目的似乎也不是很明确。我们可以猜测这个陌生人在钢筋水泥的现代社会森林中迷失了自我,被大城市的空气压得喘不过气,孤独、空虚、扭曲、身心俱疲,有一天无意在佛经上看到关于二十一个度母(卓玛)的故乡的叙述,于是决定逃离自己压抑的生活,踏上找寻信仰之路,以期从空虚压抑的尘世中解脱出来。

陌生人来到村子后,与“我”相遇,“我”愿意帮助他找出村子里的二十一个卓玛。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陌生人和“我”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那就是,陌生人知道这里是二十一个卓

① 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姚锦清、黄虹伟、傅浩、于振邦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02页。

② 转引自西摩·查特曼《故事与话语》,徐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3页。

③ 张清华:《时间的美学——论时间修辞与当代文学的美学演变》,《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

玛的故乡,却背了很长时间也背不会《二十一度母(卓玛)赞》;“我”不知道“我”生活的村子是二十一度母(卓玛)的故乡,却可以将“度母礼赞”烂熟于心。这背后其实是一个关于信仰的隐喻。陌生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丢失了自我,精神世界空虚、孤独,即便踏上找寻信仰之路,也只是一种外化的表现,全然没有对信仰的虔诚。随着故事的往下进行,陌生人为找出村子里的二十一个卓玛,不惜用钱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谁带来一个卓玛,就给谁100块。用金钱来兑换信仰,这无疑是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状态下城市人信仰缺失的绝佳讽刺。

有意思的是,陌生人在消耗大笔金钱之后,只找到二十个卓玛,剩下的一个始终找不到。这时作为售货员的卓玛恳求陌生人带她离开:“我一直等着一个人带我离开这儿,今天见到你我就觉得你就是那个人。”“你会带我离开这儿吗?”陌生人说:“你想走就走吧。”(第48、49页)于是陌生人带着售货员卓玛离开了。这里可以理解为:陌生人没有抵挡住现代文明的诱惑,而放弃了精神救赎的尝试,再一次堕落到了尘世之中。而小说的点睛之笔在于,陌生人和售货员卓玛离开之后,村长带来了自己喜得千金的消息,而自己的女儿,恰好也叫卓玛。村子里终于有二十一个卓玛的时候,陌生人却带着其中一个卓玛离开了。

从对找寻卓玛这一事件的叙述和最终也没有凑齐二十一个卓玛来看,小说揭示了在时间漩涡中,人类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追寻永远不可能圆满的循环;从陌生人最终放弃找寻二十一个卓玛并带售货员卓玛一起离开来看,小说揭示了在现代文明社会的诱惑和现代人信仰缺失的漩涡中,现代人永远在追寻和迷失中浮沉的循环;从村子里终于有二十一个卓玛但售货员卓玛却离开来看,小说揭示了在轮回观念下,“所谓的追求亦或是圆满往往就在宿命的刹那之间”的循环。

由此,《陌生人》的主题可以理解为: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人们面对现实诱惑,永远在建构信仰和找寻自身主体性价值的漩涡中挣扎、却永远不能得到圆满这样一个宿命循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一生的时间都在做着滚大石这样一件毫无意义的事,但这痛苦的生命过程也蕴含着无穷的生命激情,正是因为这样,人类才得以在时间的永恒流动中循环着前行。

### 时间修辞的叙事风格对小说主题的助益

前面列举、分析了万玛才旦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时间修辞的具体运用及表现,下面谈谈这种叙事风格对小说主题的助益。

首先,应该对在这种时间修辞下,万玛才旦小说呈现的叙事风格作如下总结。时间修辞的运用让原本可以省略的情节被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整部小说集呈现出安静缓慢、平淡

从容的叙事风格。

其次,应该追问万玛才旦时间修辞的叙事风格形成的原因。第一,长久以来,藏区高寒的气候条件、恶劣的自然环境、虔诚的宗教信仰,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族人民在一个相对封闭且稳定的社会结构中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交通不便带来的沟通不畅,使藏民族接触到的现代文明相对较少。高效迅速的信息传递、加速运转的生活状态和日益加重的心理负担等现代城市文明病在藏区几乎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在这里,藏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民族文化等等一切都在缓慢而有序地前行着。第二,根植在藏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宗教轮回观念,使他们虔诚地笃信前世、今生和来世,今生要做的事就是广结善缘,念经诵佛,救赎自己的罪恶,争取来世有个好去处。他们每个个体都拥有冗长的生命时间和自在的生存。他们并不惧怕死亡,因为他们还有来生。在藏民族的观念里,时间被无限延展,最早触及宇宙起源,最晚抵达涅槃永恒。既然时间如此漫长,那么为什么非要在今天完成这件事情不可?为什么非要弄得自己如此紧张焦虑?这种建立在宗教轮回上的时间观念深深植根在藏民族的心中,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从容淡定的,不疾不徐的。第三,翻看众多与万玛才旦有关的访谈录,不难发现,万玛才旦本人个性沉着内敛,为人低调谦和,总是静静地、慢慢地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外部环境、宗教信仰、个人性格造就了万玛才旦小说在时间修辞下的安静缓慢、平淡从容的叙事风格。

最后,分析时间修辞的运用对小说主题揭示的助益。

第一,从小说集的名字——《嘛呢石,静静地敲》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图:万玛才旦试图透过自己的文字,向读者展现一个和现代社会快节奏生活截然不同的、慢节奏的时间观念;同时透过这个时间观念,展现藏区的真实面貌和生活在藏区的藏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

第二,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万玛才旦有着自觉的民族意识和冷静的自我思考。除了小说的内容是藏民族的,叙事的方式也是藏民族的。相较于以往的涉藏题材小说习惯给藏区贴上神秘、落后、封闭、原始等标签,万玛才旦的目的是“去魅”,即消除人们对藏区的神秘化认识,还原藏区的真实面貌。要达到这种效果,就必须将藏区的生活状态“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而只有运用时间修辞,对生活琐事进行一笔一划的复写,才能避免作家本人对文本的操纵和干预,最大限度地让藏区的真实生活状态自然流畅地铺展在观众眼前。

第三,时间修辞的运用使万玛才旦小说的叙事风格呈现出与编织跌宕起伏情节的传统叙事风格不同的感觉,在破坏读者对小说的预设的同时,也激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第四,时间修辞的运用,打破了传统的小说叙事风格,扩大了文本的容量和小说的内涵。万玛才旦不会去考虑情节的紧凑及主题的提炼和纯化。他只是按照藏区本真的面貌去书写,

因而万玛才旦不必过分拘泥于突出主题,而是以一种自在写作的方式来创作小说,这无疑扩大了文本的容量和小说的内涵。就拿《嘛呢石,静静地敲》来说,读者在看到关于信仰与救赎这个主题的同时,也可以看到刻石老人对承诺的恪守,还可以看到洛桑对真理的坚持(当所有人都不信他听见敲嘛呢石的声音时,他依然要证明自己),更可以看到鲁迅笔下的“看与被看”模式(洛桑和村民对峙时,村民、酒鬼丹增、山羊胡子老人的态度)。《八只羊》中,通过小羊向母羊要奶喝,读者可以看到甲洛对去世阿妈的怀念;通过甲洛和老外的对话,可以看到人类共同的精神情感(即使语言不通)和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孤独;通过穿皮袍的中年男人要甲洛提防外国人,可以看到藏族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遭遇现代文明时的警惕。可见,万玛才旦小说的主题被深深扩大了,需要多维度的解读。

### 结 语

宗教轮回的时间观念,深深地植根于藏民族内心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因而万玛才旦会将这种时间观念作为一种修辞,带入文本。它在真实再现藏区生活方式、时间观念、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破坏了小说结构的紧凑感。这难免使得小说叙事显得松散且节奏拖沓,但也正因为这样,形成了万玛才旦独特的叙事风格,扩大了所叙之事的深邃内涵,让读者看到在相对偏远闭塞的藏区的平静之下,一切也在悄悄慢慢地发生着变化。时间虽慢,但仍循环着前行。行进的队伍中,有现代与传统的渗透,有虔诚古老的宗教信仰,有淳朴热情的藏族乡民,有一张张与万玛才旦相似的面孔。

(康逸,青海民族大学)

【责任编辑:周翔】